

老舍

评说七十年

面向看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

张桂兴 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老舍

评说七十年

自述 忆念 寻踪
钩沉 争鸣 论列

ISBN 7-80120-980-X



9 787801 209801 >

ISBN 7-80120-980-X/1 · 122

定价：36.00元

老舍评说七十年

张桂兴 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舍评说七十年 / 张桂兴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6

ISBN-7-80120-980-X

I.老... II.张... III.老舍(1899-1966)-文学研究

IV.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65897号

● 老舍评说七十年

编 者 / 张桂兴

责任编辑 / 潘 艳

装帧设计 / 迷谷设计室

责任校对 / 雷一平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640×96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 28

字 数 / 400 千

印 刷 / 北京市梨园彩印厂

版 次 /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7000 册

书 号 / ISBN 7-80120-980-X/I·122

定 价 / 36.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100029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心中的太平湖

——代前言

金宏达

世上有各色各样行当，人们赖以为生，俗谓“吃什么什么饭的”，连信教也有称“吃教的”，以青春为资本的，则谓之“吃青春饭的”，等等。有人问一位作家您是干什么的，他微微一笑道：“吃语言饭的。”

盖吃此饭者非止作家，但作家确乎是吃此饭的，可惜的是，能有此意识的不多；能有此意识，够格称为“语言大师”的，更是何其少也。老舍先生是这“何其少”之中的一位。先生如雷贯耳的名气，是由他的精湛、纯熟、民族化、个性化的语言大声传布着的。

生活境况改善了，年岁却大了，这时就听得人常说：“还是老舍说得好，过去我们有牙没花生仁儿，如今有花生仁儿，却没牙了。”这话何其通俗又何其形象，饱舍社会与人生变迁错失的无限感慨。又像王朔也激赏不已的：“我饿着，也不能让这鸟饿着。”是彼时彼地极普通的一句话，却掷地有声，可以借用到它时它地，表明一种笃厚至诚的仁爱 and 信念。

王朔评名家，其中就有老舍先生，与媒体所称“骂倒”各家不同，对老舍，可不像对金庸那样不客气，而是褒贬兼有。老舍先生令人折服之处，再狂的人，也不能视而不见。身为语言艺术家，老舍精心打磨形形色色人物的唇舌，务使乍闻其声如见其人，所以，《茶馆》卒然横越不同时代，更驱遣不同阶层人物纷至沓来，无人不服为大手笔。老舍先生终其一生孜孜矻矻，贴近群众，深入群众，细心体察各色人等的音容笑貌，聚积丰厚创作资本，其富足时，如王朔所言，“兜里有大把现成人物”，能“随时拿出一条胡同的全部人马”。像《茶馆》这种极能走进大众的作品，却是真正文人化书写的结果。职分所在，老舍决不怠慢——宛如自然流淌而出的极口语化、生活化的语言，实经过百般剔选淘洗。他说：“我用白话写东西，一篇小文章要改很久，有人催我的稿子，要我写快些，我怎么写得快？写一千字要改两天，就是要改去庸俗的字。……文章语言好像淡如清水一样，这才是艺术。”（《文学语

言问题》)

老舍作品语言的魅力倾倒一时,不仅是高度个性化,恰如其分、惟妙惟肖地凸露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更在于它拥有很大的内在概括力,历经岁月流变,而愈益更显宽阔浩瀚。世象无涯,而语词有限,是以语言必以高度概括涵容为追求。一切醇粹精妙的语言,无不蕴涵丰厚的概括,以一当十、当百、当千,诚乃艺术语言最令人心醉的境界。人说一公斤的精妙语句,要从一吨语言的矿石中去提炼。开采、提炼这些精金似的语句,老舍先生如何呕心沥血,我们未必能全然了解,抑或写出这些句子,纯为神来之笔,“得来全不费功夫”,但其前,他的精神投入和语言淬炼,肯定无可量计。每念及此,不由人不肃然起敬。

又要谈到王朔——为什么?大约是他也用市井间北京话写作的缘故吧——王朔在文学创作上,飙过一趟快车,留下若干语言的辙印,至今报刊上犹见一些王朔式的语言,如“我是XX我怕谁”、“玩的就是心跳”之类。曾见报载,一位他的同辈作家郑重告知人们王朔的重要性:他是一位改变了一代人语言的作家。

且慢。翻一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乃至通史,能获此殊荣者安在?鲁迅先生,新文学的开山大师也,于改变一代人语言,可谓厥功甚伟,自无疑义,然从历史角度看,真正改变一代人语言,还是包括鲁迅在内众多新文学作家合力的结果,甚至远不止作家一方面。放眼语言的海洋,真可谓波谲云诡,气象万千,所以,“管窥蠡测”,历来传为讽刺的话语。

王朔注重以时下口语和北京方言写作,尤其热衷并善于吸取、运用街头年轻人“唇舌”上的一些流行语,以涮人和自涮为特色,呈现一种特殊的京味,对时人有一定的冲击力,自不待言,但以王朔几部小说,几句北京一地“街上”某类人的“流行语”,视之为“改变”了一时代的语言,这结论下得无乃太过?

老舍是公认的语言大师,亦未能说他改变了一时代的语言,而与这位前辈相比,王朔的不足,则显而易见。倘以这位前辈作家为镜,倒真是能清楚照出:看上去很美,是不是真美,不美又在何处?

语言是载体,承载着文学,老舍的语言好,文学好,彰示着他的思想境界和人格理想。他一生创作成就,基点即在此。然而,王

朔又有一番怪论。他称赞老舍先生的人格,但认为作家的“人格”并不重要,人格好不等于作品好,因而宁要作品好而不要人格好。“我愿意将来有一天,我们谈论很多伟大的作品,谈到这些个作家,都说‘真不是个东西’,而不是相反。”(《我看老舍》)“真不是个东西”的作家,是否真是能出“伟大的作品”,姑且不说,纵使就是“伟大的作品”,真是“真不是个东西”的作家所作,恐怕也就“真不是个东西”了。“文如其人”,“文风即人风”,此类名言大抵都昭显着一种真确不易的观察:作品首先是作家自己心灵和人格的演示,作家的的心灵和人格,看上去很美,而其实不美,或看上去就不美,其作品又岂能伟而大之?

还是说点别的吧,老舍的死,是至今为人提起浩叹不止的。常有人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很有点好乱乐祸的意思,殊不知诗家的幸是有“底线”的,“底线”是要能生存,如果生存都不保,何从幸起?做语言大师,参与语言的炼制和建设,需有相对从容、安定、清明的环境,老舍当年从国外毅然归来,是投奔光明,后来却是选择投太平湖自尽,我总揣测有些寓意——莫非在心意已决的作家心中,他此时更渴求“太平”?

太平湖现在已被填埋了。当年也只是一个很不出名的小湖,离北师大很近,我读书在北师大,“文革”时,白天看看大字报,晚上,便常常二三同学到那湖边“鼓腹而游”。一天,听说老舍投该湖自尽,月黑之夜,在湖畔走了几个来回,终不见一点遗迹,不胜惆怅之至,这个印象太深,那一湖苍苍然的湖水,似乎总也在心中荡漾着,荡漾着,直到如今。

2005年5月7日

目 录

心中的太平湖——代前言 / 金宏达 1

自 述

小型的复活(自传之一章) / 老 舍 3

忆 念

“我爱咱们的国啊,可是谁爱我呢?”

——怀念老舍同志 / 巴 金 11

怀念老舍先生 / 曹 禺 17

老舍和孩子们 / 冰 心 22

我所认识的老舍 / 阳翰笙 27

老舍永在 / 臧克家 32

忆老舍 / 楼适夷 46

我记忆中的朋友老舍先生 / 桑子中 52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 季羨林 57

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 邓友梅 62

老舍先生 / 汪曾祺 69

寻 踪

少年时期的老舍 / 刘澄清 77

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 / 郝长海 81

- 老舍的从教生涯 / 曾广灿 92
老舍在英国(节录)/[美]宁恩承 96
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旧居 / 胡絮青 103
忆老舍先生在齐鲁大学 / 何 兮 113
老舍在武汉、重庆 / 萧伯青 120
老舍在美国 / 乔志高 135
归国途中遇老舍 / 叶君健 143
老舍在北京 / 黄 裳 147

钩 沉

- 我与老舍 / 罗莘田 153
记老舍师四十八年前给我写的序文 / 徐中玉 157
论老舍 / 李 刘 162
民国三十三年春奉贺舍予兄创作廿周年 / 郭沫若 168
我与老舍与酒 / 台静农 169
老舍——在美国生活的时期 / [日]石垣绫子 夏姮翔译 173
老舍先生和他的两出戏 / 于是之 179
四重意识:老舍五六十年代 / 石兴泽 191

争 鸣

- 我论老舍 / 王行之 205
是“驼峰”而非“滑坡”——评《我论老舍》/ 李润新 218
《骆驼祥子》求疵谈 / 刘民生 230
与刘民生先生论《骆驼祥子》/ 李兆麟 233
评老舍《猫城记》/ 李长之 236
应该怎样评价老舍的《猫城记》/ 陈震文 243

- 老舍与西洋——从《猫城记》谈起/[日]日下恒夫 256
带笑的葬歌——谈围绕《茶馆》争议的几个问题/冉忆桥 265
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傅光明 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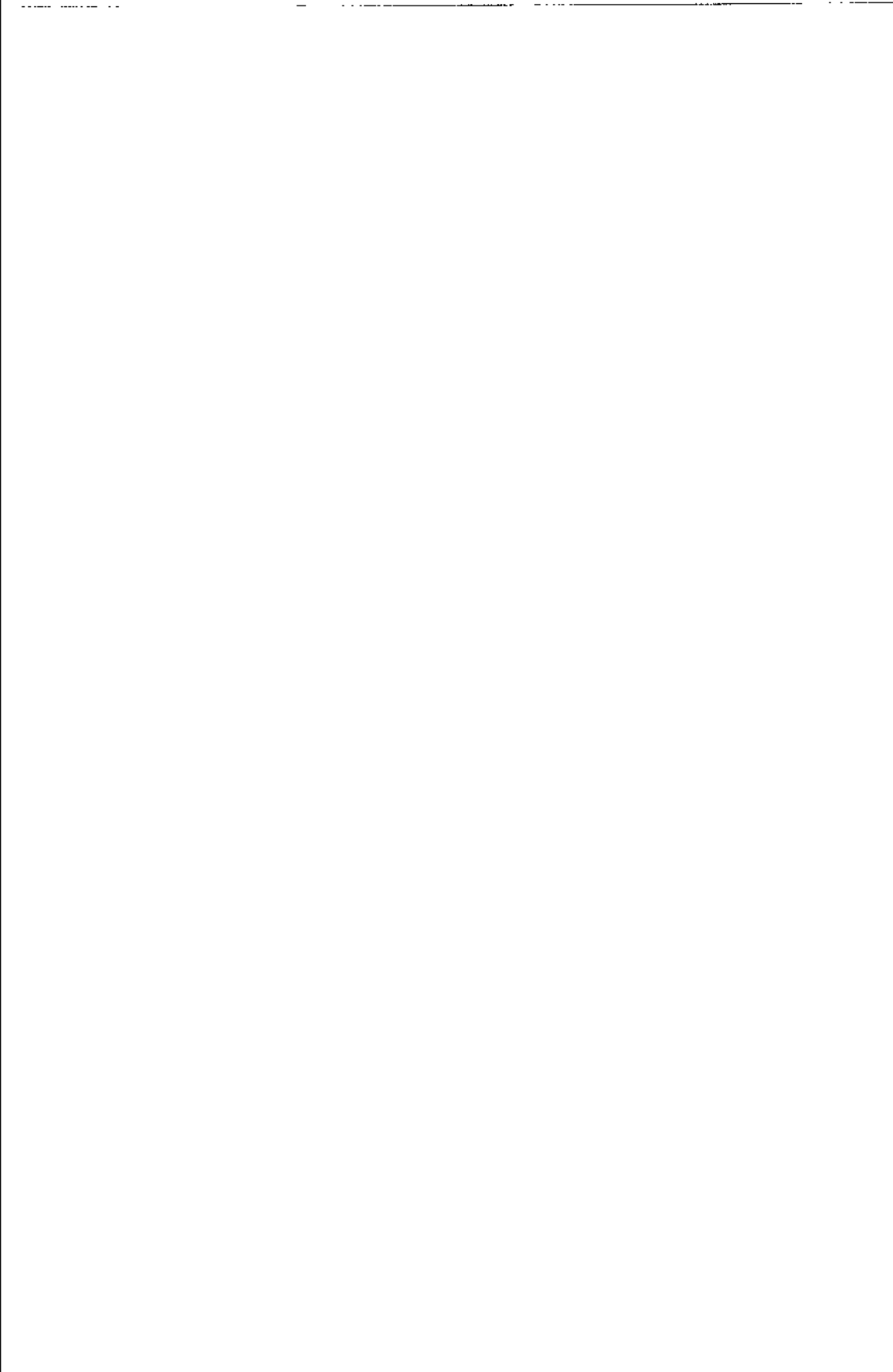
论 列

- 老舍对现代文学的贡献——《老舍选集》序/王 瑶 301
认识老舍(节选)/樊 骏 309
老舍创作论/[美]夏志清 庄信正译 333
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节选)/赵 园 350
试论老舍的宗教情结/张桂兴 361
老舍创作个性中的满族素质/关纪新 381
老舍小说的性别意识/李 玲 392
老舍的幽默艺术特征/王晓琴 408

附 录

- 老舍生平大事年表/张桂兴 415

自述



小型的复活(自传之一章)

老舍

“廿三,罗成关。”

廿三岁那一年的确是我的一关,几乎没有闯过去。

从生理上,心理上,和什么什么理上看,这句俗话确是个值得注意的警告。据一位学病理学的朋友告诉我:从十八到廿五岁这一段,最应当注意抵抗肺病。事实上,不少人在廿三岁左右正忙着大学毕业考试,同时眼睛溜着毕业即失业那个鬼影儿;两气夹攻,身体上精神上都难悠悠自得,肺病自不会不乘虚而入。

放下大学生不提,一般的来说,过了廿一岁,自然要开始收起小孩子气而想变成个大人了;有好些廿二三岁的小伙子留下小胡子玩玩,过一两星期再剃了去,即是一证。在这期间,事情得意呢,便免不得要尝尝一向认为是禁果的那些玩艺儿;既不再自屈为小孩子,就该老声老气的干些老人们所玩的风流事儿了。钱是自己

挣的，不花出去岂不心中闹得慌。吃烟喝酒，与穿上绸子裤褂，还都是小事；嫖嫖赌赌，才真够得上大人味儿。要是事情不得意呢，抑郁牢骚，此其时也，亦能损及健康。老实一点的人儿，即使事情得意，而又不肯瞎闹，也总会想到找个女郎，过过恋爱生活；虽然老实，到底年轻沉不住气，遇上以恋爱为游戏的女子，结婚是一堆痛苦，失恋便许自杀。反之，天下有欠太平，顾不及来想自己，杀身成仁不甘落后，战场上的血多是这般人身上的。

可惜没有一套统计表来帮忙，我只好说就我个人的观察，这个“罗成关论”，是可以立得住的。就近取譬，我至少可以抬出自己作证，虽说不上什么“科学的”，但到底也不失“有这么一回”的价值。

廿三岁那年，我自己的事情，以报酬来讲，不算十分的坏。每月我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十六七年前的一百块是可以当现在二百块用的；那时候还能花十五个小铜子就吃顿饱饭。我记得：一份肉丝炒三个油撕火烧，一碗馄饨带卧两个鸡子，不过是十一二个铜子就可以开付；要是预备好十五枚作饭费，那就颇可以弄一壶白干儿喝喝了。

自然那时候的中交钞票是一块当作几角用的，而月月的薪水永远不能一次拿到，于是化整为零与化圆为角的办法使我往往须当一两票当才能过得去。若是痛痛快快地发钱，而钱又是一律现洋，我想我或者早已成个“阔老”了。

无论怎么说吧，一百多圆的薪水总没教我遇到极大的困难；当了当再赎出来，正合“裕民富国”之道，我也就不悦不怨。每逢拿到几成薪水，我使^①回家给母亲送一点钱去。由家里出来，我总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非掏出点钱去不能把自己快乐的与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发生关系。于是我去看戏，逛公园，喝酒，买“大喜”烟吃。因为看戏有了瘾，我更进一步去和友人们学几句，赶到酒酣耳热的时节，我也能喊两嗓子；好歹不管，喊喊总是痛快的。酒量不大，而颇好喝，凑上二三知己，便要上几斤；喝到大家舌头短的时候，才正爱说话，说得爽快亲热，真露出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气概来。这的确值得记住的。喝醉归来，有时候把钱包手绢一齐交给洋车夫给保存着，第二日醒过来，于伤心中仍略有豪放不羁之感。



老舍创作《骆驼祥子》时
摄于青岛

也学会了打牌。到如今我醒悟过来，我永远成不了牌油子。我不肯费心去算计，而完全浪漫的把胜负交与运气。我不看“地”上的牌，也不看上下家放的张儿，我只想象的希望来了好张子便成了清一色或是大三元。结果是回回一败涂地。认识了这一个缺欠以后，对牌便没有多大瘾了，打不打都可以；可是，在那时候我决不承认自己的牌臭，只要有人张罗，我便坐下了。

我想不起一件事比打牌更有害处的。喝多了酒可以

受伤，但是刚醉过了，谁都不会马上再去饮，除非是借酒自杀的。打牌可就不然了，明知有害，还要往下干，有一个人说“再接着来”，谁便也舍不得走。在这时候，人好像已被那些小块块们给迷住，冷热饥饱都不去管，把一切卫生常识全抛在一边。越打越多吃烟喝茶，越输越往上撞火。鸡鸣了，手心发热，脑子发晕，可是谁也不肯不舍命陪君子。打一通夜的麻雀，我深信，比害一场小病的损失还要大得多。但是，年轻气盛，谁管这一套呢！

我只是不嫖。无论是多么好的朋友拉我去，我没有答应过一回。我好像是保留着这么一点，以便自解自慰；什么我都可以点头，就是不能再往“那里”去；只有这样，当清夜扪心自问的时候才不至于把自己整个的放在荒唐鬼之群里边去。

可是，烟、酒、麻雀，已足使我瘦弱，痰中往往带着点血！

那时候，婚姻自由的理论刚刚被青年们认为是救世的福音，而母亲暗中给我定了亲事。为退婚，我着了很大的急。既要非做个新人物不可，又恐太伤了母亲的心，左右为难，心就绕成了一个小吃瘩。婚约到底是废除了，可是我得到了很重的病。

病的初起，我只觉得浑身发僵。洗澡，不出汗；满街去跑，不出

汗。我知道要不妙。两三天下去，我服了一些成药，无效。夜间，我做了个怪梦，梦见我仿佛是已死去，可是清清楚楚的听见大家的哭声。第二天清晨，我回了家，到家便起不来了。

“先生”是位太医院的，给我下得什么药，我不晓得，我已昏迷不醒，不晓得要药方来看。等我又能下了地，我的头发已全体与我脱离关系，头光得像个磁球。半年以后，我还不肯对人脱帽，帽下空空如也。

经过这一场病，我开始检讨自己：那些嗜好必须戒除，从此要格外小心，这不是玩的！

可是，到底为什么要学这些恶嗜好呢？啊，原来是因为月间有百十块的进项，而工作又十分清闲。那么，打算要不去胡闹，必定先有些正经事做；清闲而报酬优的事情只能毁了自己。

恰巧，这时候我的上司申斥了我一顿。我便辞了差。有的人说我太负气，有的人说我被迫不能不辞职，我都不去管。我去找了个教书的地方，一月挣五十块钱。在金钱上，不用说，我受了很大的损失；在劳力上自然也要多受好多的累。可是，我很快活；我又摸着了书本，一天到晚接触的都是可爱的学生们。除了还吸烟，我把别的嗜好全自自然然的放下了。挣的钱少。做的事多，不肯花钱，也没闲工夫去花。一气便是半年，我没吃醉过一回，没摸过一次牌。累了，在校园转一转，或到运动场外看学生们打球，我的活动完全在学校里，心整，生活有规律；设若再能把烟卷扔下，而多上几次礼拜堂，我颇可以成个清教徒了。

想起来，我能活到现在，而且生活老多少有些规律，差不多全是那一“关”的劳；自然，那回要是没能走过来，可就似乎有些不妥了。“廿三，罗成关”，是个值得注意的警告！

著者略历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而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廿七岁，发愤著书，科学

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卅四岁结婚，今已有一女一男，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是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著有：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赶集，牛天赐传，樱海集，蛤藻集，骆驼祥子，火车头^②，皆小说也。当继续再写八本，凑成廿本，可以搁笔矣。散碎文字，随写随扔；偶搜汇成集，如老舍幽默诗文集及老牛破车，亦不重视之。

（原载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一日《宇宙风》第六十期）

【注释】

①使：疑为“便”之误植。——编者注。

②火车头：疑为“火车集”之误植，但该书当时尚未出版。——编者注。